三河特刊

2015 年 11 月 18 日

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.ip@gmail.com 发电子邮件(标题不可空白)。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。突破网络封锁，访问明慧网 www.minghui.org，了解更多真相！

六次拘押三年冤狱 河北三河张连存控告江泽民

（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）河北省三河市燕郊诸葛店村张连存先生，二零一五年七月七日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寄出控告书，要求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，将其绳之以法。

现年五十岁的张连存，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身心健康，按照“真、善、忍”做好人，是民众中公认的好人。自从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发起了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以来，张连存六次被绑架、关押、酷刑虐待，其间曾一度流离失所，后来又被非法判刑三年。多年的迫害给张连存的家庭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无法计算。由于家人整天生活在高压和恐惧中，给他们心灵造成的伤害无法言表。

以下是张连存在控告书中陈述的理由和被迫害事实。

修炼法轮大法做好人

我叫张连存，一九九六年有幸接触法轮功。通过阅读法轮功的书籍，深深为书中所阐述的“真善忍”的法理折服，从此开始修炼法轮功。在生活中我努力实践“真善忍”的准则，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、更好的人。下面仅举几例：

1、我在做生意时，和我合作的一个工厂老板因近视眼，常有算错帐的情况。凡是他算错了，多给我的钱，我都给他退回去。在一年多的时间给他退回八千多元钱，因此他对我非常尊重。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，他和别人聊天时就说：“这样一个好人，还今儿抓、明儿逮的，这是什么社会呀！”

2、一次我装完活开车从顺义往家赶。已是中午一点多钟，行至顺义李各庄大桥处，一个年轻人有气无力的抬手拦车，我一看一定有事，我姐说别停车了，家里两个孩子还没吃饭呢！我说不行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别人有事求助怎么能不帮忙呢？我就把车靠边停住。小伙子过来赶紧说大哥我给钱，麻烦您把车给我拉上来。原来小伙子的车陷在沙子里了。小伙子满脸焦急，我说你别着急，钱我不要，只要能拉我一定给你拉上来。我们来到他的车旁，我和我车上的工人合力把他的车拉出来了。小伙子激动的要给钱，我说我不要钱，但请你记住：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。小伙子高兴的拍着手跳起来高喊：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真好！

3、一次我在回家的路上，走到顺义沿河乡潮白河大堤处一个苹果园旁，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和一个小姑娘在路边。男子挥手拦车，那时太阳已落山，那条路上这个时间没有公交车了，连出租车都很少。我把车靠边停下。原来男子和小姑娘是想去北京。我说：“我把你们送到 930 车站，你们坐 930 就能到家了。”男子说：“行，那太好了，那您送我们一趟要多少钱？”我说不要钱。男子说：“那怎么行？”我说：“没关系，谁还没有不方便的时候。”爷儿俩上车后，我就和他们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。男子说：“不瞒你说我就是主抓（迫害）法轮功的，我们那的法轮功学员也跟我讲过这些，但我不信，总认为他们是有求于我才和我这样说的。今天你我素不相识，你帮助我而且不要钱，这回我相信了法轮大法好、真善忍好！”到 930 车站后男子紧紧握着我的手说：“谢谢你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，使我明白了为什么法轮功遭到镇压。”我说：“既然知道，一定要善待你身边的法轮功学员！”他说：“我一定会善待他们的。”最后他说我相信我们一定还会见面的！看到他高兴的样子，我感到很欣慰。类似这种事情太多了。

修炼法轮大法前我患有眼疾和支气管炎等疾病，吃了几十副汤药也不管用，后来在燕郊冶金医院和北京 263 医院确诊说要做手术。修炼大法后这些病都不治而愈了。

六次绑架拘禁

一九九九年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后，一天燕郊公安分局把我绑架，后送到看守所继续迫害。大约七天左右被放回家。

一次我们村大队书记 xxx 带田曙光和两个警察到我家，杨某让我骂我师父，我不骂，杨某他们大怒，连拉带拽将我拖出屋，连鞋都没让穿就把我绑架到燕郊公安分局，把我铐在暖气片上，后来亲戚托人请客才把我放回家。

二零零零年前夕，我去北京天安门广场证实大法，被天安门前便衣警察暴打后送天安门派出所，后由燕郊镇政府接回非法关押。绝食抗议数天后被放回家。

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份，我在顺义做生意时，我村 xxx 带着警察来绑架我，我发现后及时走脱。这次迫害使我价值二千多元的 BP 机丢了，手机进水没办法用了。从此我被迫流离失所，好好的生意也不能做了，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创伤。

流离失所后，一天夜里我回到家中，次日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，镇综治办 xxx 带领一大群人跳墙闯入我家绑架我。我当时想走脱，xxx 带人追了我大约有三里路把我追上，然

后用我的裤带把我双手倒背绑起来塞进面包车里，绑架到燕郊行宫宾馆洗脑班非法关押。每天有分局警察看守、强制看诬蔑法轮功宣传品、威胁恐吓、软硬兼施，目的就是强迫你放弃信仰。数日后被放回家。

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日，我在顺义被三河国保警察和燕郊分局警察非法绑架到三河市看守所，数日后被绑架到廊坊洗脑班。

非法判刑三年

二零零七年，在三河市看守所被关押了一年多后，我被非法判刑三年。之后我被送往冀东监狱二支队迫害。在那里被四个“包夹”寸步不离的看着。不许和人说话、不许单独行动，没有一点自由空间。长期的高压迫害，我的血压始终在高压170～240左右，低压记不清了，也是很高（这个监狱有记录）。在这里我度过了三年零五十多天的非人生活。此次迫害中我的面包车被扣押至今仍未归还。

酷刑折磨 饭里放不明药物

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之后，燕郊公安分局把我绑架到一个小屋里，关了几天，由于我不放弃修炼，一天早上八点左右分局警察把我铐在了院里的电线杆上一直到晚上。晚十点左右把我送到看守所。在看守所睡的是潮湿的水泥地、洗凉水澡，晚上睡觉时犯人们把方便面佐料放到我鼻子里，呛得出不来气。上厕所就几分钟时间，吃的是窝头和带泥的白菜汤。大约七天左右被放回家。

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日，我在顺义被三河国保警察和燕郊分局警察绑架。在三河市看守所关押数日后被绑架到廊坊洗脑班。燕郊镇政府派两名所谓“陪教”看着我。我被囚禁在一间屋里不许出来。为了强迫我放弃修炼，610头子韩志光、赵丽华等威胁恐吓，还整天强制看诬蔑法轮功的电视节目等。不许洗澡、洗衣服。他们还往我饭里放了不明药物，导致我头昏脑胀、两眼冒金星、多日闹肚子。每天晚上天色暗下来的时候，就会听到从我右前方的屋子里传出一个女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，一连数日。其中燕郊一个“陪教”很恐惧的说：可别到这里来！后来我给他讲真相。他说：好就在家炼吧，看你们遭的这罪。

在廊坊洗脑班被迫害五十多天后，三河国保又把我绑架到三河市看守所。刚到看守所十多分钟我就被犯人们群殴暴打。晚上，一个犯人从我身后猛一脚把我踹倒，还逼我用毛巾擦一百遍监室的水泥地面。在这个监室关押了二十多天，看守所的杨姓所长又把我调到一个死刑犯监室，那里的犯人很多戴着脚镣，横眉立目。在那里强迫做繁重的劳动，做花圈，做不完不让睡觉。由于监室人多卫生状况极差，长时间不让洗衣服，很多人得了疥疮，我也是其中一个，浑身上下奇痒难忍。在这里上厕所每次只给两三分钟时间，甚至更短，有时连一分钟都不到，在那里有一句话叫：蹲、擦、起。到晚上睡觉更难熬，你刚一睡，值班人员就踩你耳朵。后来把我耳朵都踩肿了，到现在右耳朵还是硬梆梆的。因为人多不能平躺，只能侧着睡，在那里边叫立板睡。

由于长时间被摧残，后来我经常感到腹股沟起包疼痛，数日后我疼得实在受不了就大喊起来。他们怕担责任就把我送到三河市中医院检查，医生说是疝气。给我做了手术，手术进行了三个小时。手术后不到三天，看守所就像偷人似的把我从医院抢出来。抬我时根本不顾及我刚刚做完手术的伤口，疼的我大叫，医院的人都惊呆了不知道咋回事。抬到车上，车里坐着三个人，一个比较正直的人说了一句话“这家人太老实了，要是我，门儿也没有”。他的意思是说这些人没有人性。在这里，家里给存的钱自己基本花不着，大部分都是牢头给强占了。吃的是烂白菜汤、窝头和黑不黑白不白的馒头，菜汤底下还有泥根。

家人遭受迫害 父亲含冤离世

我的父亲于一九九八年正月开始修炼法轮功，修炼后身体很健康。自从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，三河公安局、燕郊分局等多人无数次的到家里进行恐吓、骚扰，加上我多次被绑架、关押以至判刑迫害，老人家常年生活在担惊受怕中，于二零零三年六月含冤离世。

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日，我在顺义被三河国保警察和燕郊分局警察非法绑架，他们当着我妻子和未成年的儿子给我戴上手铐塞进车里。这件事在我儿子心中留下了阴影，多年后提起此事还有些恐惧。

由于对我的迫害，我的家人受到了极大的痛苦和伤害。我年迈的母亲受到严重打击，儿子看到我被绑架的那一幕，心情无比沉重，从此不想念书，开始辍学打工。我女儿也在高中下半年辍学了，也开始打工挣钱，承担家庭负担。所有这一切都是江泽民流氓集团对法轮大法的非法迫害造成的。

江泽民罔顾国法发动的这场残酷迫害，给我和家人带来了巨大的伤害。我一次次的被绑架、关押、酷刑虐待、饱受流离之苦，给我肉体和精神上都造成了巨大伤害！我年迈的父母及妻儿常年生活在高压恐怖中，还要承受我被迫害的伤痛，心灵饱受折磨！这么多年的非法迫害，也使我们无法正常的生活，经济上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。江泽民对我和我的家人、对所有法轮功学员及其家人犯下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。因此我申请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据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，严惩这场迫害的罪魁祸首江泽民，早日将其绳之以法，并赔偿我们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。